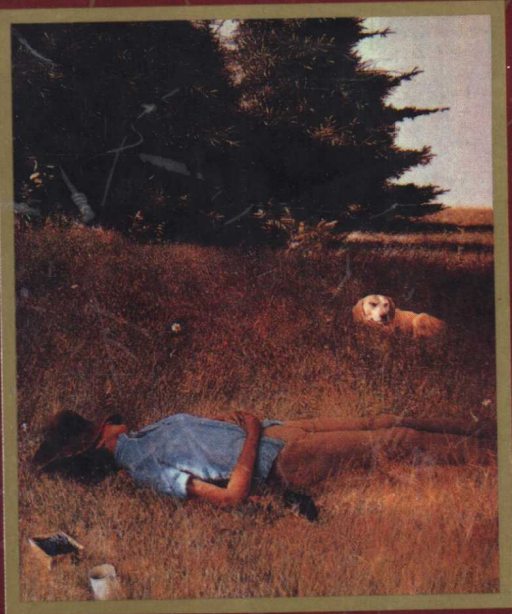




世界当代
中短篇
小说精选

法國卷

玫瑰送终

团结出版社

主编：倪培耕 选编：余中先

法國卷

SHI JIE DANG DAI
ZHONG DUAN PIAN
XIA SHUO JING XUAN

玫瑰送终

团结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玫瑰送终/余中先编选.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4

(世界当代中短篇小说精选/倪培耕主编)

ISBN7—80061—646—0

I. 玫… II. 余… III. 小说—作品集—法国—当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3972 号

责任编辑: 王宇珍 装帧设计: 春 晓
策 划: 红辣椒创作中心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5 年 3 月 (大 32 开) 第一版

199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12.75

ISBN7—80061—646—0/1a · 299

定价: 11.80 元

目 录

安托万·布隆丹

深夜小曲 施康强 译 (2)

罗歇·格勒尼埃

亲爱的年轻太太 李玉民 译 (9)

阿丽丝·科蒂

可笑的悲剧 朱延生 译 (24)

安德烈·谢迪

肉体与时间 林 青 译 (29)

米歇尔·图尔尼埃

皮埃罗或夜的秘密 柳鸣九 译 (36)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塞纳河 朱延生 译 (49)

阿兰·罗伯-格里耶

吉 娜——错开的路面当中的一个空洞
..... 华 青 译 (66)

达·布朗热

马雷朗热先生的乐谱 余中先 译 (144)

安·皮·德·芒迪亚格

玫瑰送终 朱松年 译 (163)

安妮·埃尔诺

地 位 张寅德 译 (210)

贝·贝克

猫 孩 余中先 译 (259)

让—玛—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

齐 娜 周国强 译 (342)

让—皮埃尔·埃纳尔

一个精神爱滋病患者 陈 佳 译 (366)

苏姗娜·普鲁

搭 错 车 朱延生 译 (377)

米·奥斯特

柱头隐士 徐家顺 译 (394)

安托万·布隆丹

安托万·布隆丹 (Antoine Blondin, 1922—), 法国作家。他出生于巴黎, 生活阅历复杂。1949 年他以奥地利集中营的经历写出第一部小说《荆棘丛中的欧洲》, 获得成功。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好上帝的儿女》(1952)、《流浪的习性》(1955)、《严冬里的一只猴》(1959)、《往事》(1970) 等小说。另外, 他还写有一些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评论界认为, 布隆丹有着季罗杜那样优美的文笔, 埃梅那样的幽默感和幻想力。他经常以揶揄幽默的口吻写小人物的生活, 寄托他对她们的同情。

《深夜小曲》选自他的短篇集《四季》(1975)。《深夜小曲》的主人公孤独的打字员因为每天晚上在家中加班打字, 而引起邻居的不满, 造成邻里间三天两头的争吵。但是在圣诞之夜, 他的打字声在邻居们的耳中竟然成了应时的乐曲, 受到了意外的欢迎。小说结构的引人入胜、作品结局的出人意料是布隆丹作品的特点。

深夜小曲

[法] 安托万·布隆丹

施康强 译

那一年，孔伯雷先生特别感到孤单、衰老。他的激动天地限于保险公司的写字间和他在穆夫塔区的窄小寓所。保险公司出于迷信，多少还派点活给他干，好比一件东西用旧了还舍不得扔掉，只怕扔掉了会招致不祥。他还自己想出一些需要在家里干的活，省得长夜难眠，悲从中来。他觉得自己在公司里和家里加班加点，等于是延长了所剩无几的余生。

此人天性多虑，现在成了累赘，总觉得于心有愧。不止一次，他想过还不如了结自己的生命。多亏有神灵附在他家中唯一的伴侣身上，恳求他别走绝路，否则早就该出事了。我们说的是一架老式打字机，他与这台机器朝夕相处，共居一室。

原来，虽说孔伯雷先生腋下夹着装食物的草包，茅草胡子下面斜叼着烟头，他却与那些穿紧身裙子，每天中午高踞在酒吧间柜台前面的圆凳子上的小姐们一样，地地道道是个打字员。这个职业给他带来秘密的乐趣。

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反，孔伯雷先生之所以热爱自己的手艺，只因为他一贯勤勉从业，丝毫不敢懈怠。有些人还记得，凡是经他手打成的文件，天头地脚的空白和词与词之间的空格显得多么和谐，大写字母用得多么巧妙，破折号的出现又多么恰到好处。他在打字机键盘上表现的高度灵巧，从小就为他赢得“定位键上的小莫扎特”的雅号。这个外号后来没有叫下去，但也足以养成他一种小题大做的自尊心，使他到了暮年还拼命练习，务求声誉不坠。

孔伯雷先生办事有条不紊，不幸他的寓所却坐落在一个四面围着空地的古怪场所。那里的楼群用单薄的隔墙隔出一套套蜂窝般的小房间，倒也别致，颇宜诗人居住，如果他们没有邻居的话。孔伯雷先生独处斗室，却偏偏有邻居，而且是最令人生畏的那种邻居。“隔墙有耳”这句话，正是从这里来的。据说人生的悲剧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沟通，孔伯雷先生倒不必抱怨：他最轻微的动作都能马上引起回响。每逢他俯首打字，“隔壁邻居”免不了立即敲打隔墙。他刚打完一个段落，隔壁人家就用笤帚把使劲撞墙，或者大声咒骂，以示呼应。这种交流里面是否有些许温情或者只不过是某种默契，孔伯雷先生拿不准。有时候他暗自伤心，却不知道自已虽不讲话，仍是整幢楼房里最吵闹的房客。在这个充满喧嚣与愤怒的天地里，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些人的喧嚣引起另一些人的愤怒。那家芳邻的愤怒，来势尤其凶猛，因为他们对这个死活不肯搬走的孤老头子租用的两居室带厨房的套房，早就垂涎三尺。老头子在打字机上做的音乐练习激起他们的怨恨，与他们的覬覦之心相辅相成。

这事态很快就演变成一种心态，而心态又化为戒严状态。人们在这场战争中使尽小心眼，把各种最恶毒的借口搜罗殆尽。没有一个季度能够太平平地过去，因为那家邻居总要设法煽动其他房客提交不近情理的要求书。好在其他房客不知详情，他们就天天加油添醋散布孔伯雷先生的坏话，把他本人渲染成一个传奇人物，居家的种种恶煞，把他的打字机描绘成地狱里的刑具。就差没有把垃圾桶里发出蹊跷的响声，窗玻璃被打碎，潮气渗透楼板，煤气管道漏气等等事故，统统归咎于孔伯雷先生。凡是在楼梯上遇到他的人，都把身子贴紧墙壁，让开通路，对他又是嫌恶又是恐惧。这种冷遇使他更加孤立，深受侮辱。连这幢楼里的小孩和猫狗好像都在躲避他毫无恶意的脚步。

处于窘境的孔伯雷先生发现对他友好的人实在太少，不免心

里难过，但不至于十分伤心。他天性郁郁寡欢，动不动就犯愁，并且喜欢愁中的滋味。甚至很难说他记恨这家邻居。他与世隔绝，有时候便把邻居对他的迫害看作同时代人以某种普通方式传递给他的唯一信息。他满以为天下的邻居都是大吵大闹、杀气腾腾的。况且巴黎生活的节奏变化多端，他与这家邻居在其中各居一室的那座迷宫的布局又相当奇特，以致他与他们从未打过照面。他只是听到他们的声响，才知道有这么一家人。

两家刚开始纠纷的时候，他曾红着脸偷偷地在左拐右弯、四通八达的走廊里作调查，这才弄清邻居是一对脾气粗暴的中年夫妇。男的体格有如浮雕上的樵夫，掺黑茶的苦艾酒喝多了，眼珠有点浑浊，胀鼓鼓的脑门底下塞满固执的念头。女的一副邋遢相，想必是村里的白痴教会她如何做人的；她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透着牢骚，那是因为她渴望取得受人尊重的地位，却始终得不到尊重所致。此外还可能有几个过早结婚的大孩子，或者几个看样子像是没有结婚就做了母亲，后来带着孩子过单身生活的侄女儿。他们星期天到这里来边喝波尔多葡萄酒边看电视。做了这番调查以后很久，孔伯雷先生又出击一次，获悉这家人姓马尔弗鲁瓦。

一天晚上，正当他兴致勃勃打一份特别复杂的文件的时候，四名警察带着满腹狐疑的神情闯进他的屋子。刚才有位姓马尔弗鲁瓦的报告警察分局，就是有人深夜喧闹，要求搜查该人的住所。于是乎警车立即出动。这几位警察分明看到，眼前这个穿一身冬装的人无非是位生性怪僻的房客。他书桌上的台灯射出规规矩矩的亮光，穿过郁金香花形状的灯罩在他的脑袋周围画出平和的光圈。

“不瞒您说，我们在门外边呆了一会儿，可也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响声，”领头的警察说。“反倒有点像我们分局办公室里的嘈杂声。您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我在打呀，”孔伯雷先生天真地回答说。

“这就非同小可了，”警察说。“您在打谁，还是打什么东西？”

“我在打字。”

为了确定半夜里打字能否算作深夜喧闹，人们一直讨论到下半夜，结果还是不了了之，惹得马尔弗鲁瓦先生火冒三丈。不过警察出面干涉还是惊动了“楼上”、“楼下”和“对门”，更糟糕的是一直传到大楼管理员的耳朵里。从此这个可怜的不受欢迎的人整天担心被驱逐出门。他盼望冬天早点来临，因为他们制定的法律为了体现宽容精神，规定到那个季节应给邻人喘息的机会，执达员为驱逐房客而指向大门口的胳膊只得暂悬在半空中，不放下

来。

那年冬天的圣诞节很快就到了。和每年圣诞节一样，素来多愁善感的孔伯雷先生深受感动。他不是那种见到别人快乐就自己心里不舒服的人。即便没有他的份，比他幸运的人能坐上旋转马观赏人生的景色，他也感到高兴。不过整整三天远离复写纸、回形针和橡皮，委实叫他难以忍受。他的陋室里若是没有这些东西，就会变成一个空空如也的立方块，把他关在里面像呆在潜水钟里一样，而他的腼腆、怪癖和某种程度的疏懒已经使这间小屋逐渐形成真空。

按照他的习惯，正当称兄道弟、互开玩笑的行人急急忙忙开始购买油汁淋漓的肉食，烧得出香味的劈柴和套在枞树枝上的手鐔的时候，孔伯雷先生在雇用他的那家保险公司的秘书室里迟迟不回，他挑了一大摞久未处理的信件和清单作为他圣诞之夜的佳肴。

钟敲半夜时，他正坐在打字机前，脑袋偏在一侧：眼睛半闭，十指在键盘上飞奔。他当打字员以来，从未这样得心应手。此刻好像福至心灵，手指关节也变得特别灵活。他在打一份清单，突然间从墙那一边马尔弗鲁瓦家里传过来不太刺耳的歌声。他听出这是一首感恩歌，不由大吃一惊，停止打字，侧耳细听。

“真是圣诞之夜的奇迹，”他想到，“连野兽都变得温和了。”

墙壁上一阵急促的敲打声使他回到现实。孔伯雷先生又处在习惯的环境里，心想他没有理由顾全自己的敌人，于是又动手打字。从这一刻起，双方就以某种方式开始对话。只有当打字机停下来的时候，对方才敲打墙壁。蹊跷的是，有一会儿孔伯雷先生到厨房去煮咖啡，屋子里没有响动，隔壁随即发出七嘴八舌的责难。不过从这些表示里似乎能听出一种与往日不同的口气，因而孔伯雷先生那颗老是揪着的心也按照新的节拍跳动起来。心脏内部的间隔也是很薄的，因此人心里发生的一切，往往都能被别人听出来。刹时间，孔伯雷先生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希望，他觉得人家虽然跟往常一样对他说：“好家伙，你就放手干吧”，可是这一次用的却是邀请的口气。夜越来越深，打字声和歌声相互呼应，到末了有几个音没有唱准，有几个字键也没有按对，不过这无损于这个夜晚的无上幸福和宁静。

第二天上午，孔伯雷先生还在捉摸这桩怪事的时候，有人敲他的门。他一生极少遇到意想不到的好事，因此面对意料之外的事情总怀戒心，特别是事情来得那么早，他还没有刮过胡子。他认出来客并非别人，正是穿着罩衫的马尔弗鲁瓦太太，吓得魂飞魄散。马尔弗鲁瓦太太站在门口，又粗又乱的头发像特鲁立亚的蛇发魔女。她用贪婪的目光打量这间她从未到过的屋子，似乎要在里面寻找什么东西。

“是这样的，”她犹豫片刻之后说道，“假如您没有别的贵干，我们两口子请您赏光到寒舍来分享火鸡，不必客气。其实没有什么好东西，尽些剩菜。”

孔伯雷先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眼前分明是马尔弗鲁瓦太太的罩衫，不过罩衫里面那个人已不是马尔弗鲁瓦太太。她的措词倒像一位从彩画玻璃窗上走下来，终日与天使为伍的人物。他接受这友好的邀请。

“还有一件事，”她补充说，“您能不能把您的乐器也带过来？”

“我的乐器？”

“就在昨天夜里，您还用它给我们演奏了多美的曲子呀！我也说不上是什么，是小风琴还是小型的管风琴……”

“您说的是不是我那台打字机，那台叫人受不了的机器？”

“您真爱开玩笑！”

孔伯雷先生过了好一会儿才弄明白，原来是这个世界反映我们灵魂的光明，是圣诞节的精神突然降临到马尔弗鲁瓦家里，使他们把打字声听成乐曲。其实他在打一份清单，他们听到的却是《半夜里，基督徒……》，《我美丽的枞树……》或者别的更加浅薄、更加俗气的曲调。道理是一样的：钟敲12下，你可以认为是中午，也不妨听作半夜。

饭菜不算丰盛，但是搭配得很好，宾主在酬酢中消除了隔阂。从此以后，每当马尔弗鲁瓦夫妇庆祝家庭成员的命名日，初领圣体或者生日，都要请伯孔雷先生用打字机为他们演奏一首曲子，他们每一次都听得心花怒放。

从前有一家天使般纯洁善良的邻居，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一个即将退休的老职员在打字机上为他们打出“本月某日大函奉悉，敬复如下……”，他们听到的却是“祝你生日愉快！”

罗歇·格勒尼埃

罗歇·格勒尼埃 (Roger Grenier, 1919—), 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 生于卡昂, 青少年时期在波城度过。他得过文学士学位, 参加过解放巴黎的斗争, 接着任《战斗报》、《法兰西晚报》的记者, 这些经历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所反映。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怪物》(1953)、《埋伏》(1958)、《罗马的道路》(1960)、《冬宫》(1965), 短篇集《沉默》(1961)、《战前》(1971)、《一座过节用的房子》(1972) 等。1972 年因《电影小说》得费米娜奖。1975 年的短篇集《水平如镜》获法兰西学院颁布的文学奖。1964 年起担任伽利玛出版社的文学顾问。

评论家认为格勒尼埃有契诃夫的风格。他从不提高嗓门, 而是平静地讲述一些可信的、悲惨的有时甚至相当可怕的故事; 然而他的作品总有些东西使人不至于感到绝望。他偏爱描写卑微的小人物, 不是由于对他们的怜悯, 而是出于对他们的爱。《亲爱的年轻太太……》(Chère petite madame…) 选自他的短篇集《编辑室》(1977), 那个穷苦的播音员的不幸命运, 特别是他临死前发出的那阵惨痛的呼叫, 确实催人泪下, 让人深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由于作者在《法兰西晚报》社曾主持评介广播节目, 他对播音员的生活甚为了解, 这篇以第一人称写的小说带点自传性, 似耳闻目见, 使人感到格外亲切。

亲爱的年轻太太……

罗歇·格勒尼埃

李玉民 译

在克雷里大街的报馆区中心，我碰到我的朋友雷尼埃，便互道幸会，去喝一杯。我几乎天天碰到他，每次断不了喝酒。我们光顾的那家酒吧间，以桑舌尔酒风味出名。不过，天气炎热，我们叫了啤酒。我们刚好喝完，一个背驼得厉害的小老头走到柜台前。雷尼埃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问我说：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他把握十足地对我说：

“就是他，在《高卢人生活》周刊上开辟专栏，用佛里奈的笔名闲扯皮。”

我们盯着佛里奈，只见他喝了一杯红葡萄酒，然后一路碎步出去。我又叫了两杯啤酒。

“佛里奈。”雷尼埃捧腹大笑，重复说道。

听他介绍佛里奈，倒勾起我一件心事。我不得不说，是一件令我内疚的事，想起来痛心疾首，但又无法忘却。这种情况总是发生在盛夏，人们在路口、在办公室里汗流浃背，城市的繁忙景象松弛下来，应急的工作也不那么迫切了，正是这种时候，往日的情景，犹如阵阵热风，又激荡着脑海。于是，人们变得多愁善感起来，牢骚也更盛了，发现自去年夏季以来，自己还是呆在老地方，总是在那里，喝着啤酒。

总之，那个老头儿对他的读者撒谎，甚至拿他本人的事瞎编乱造，可怜的家伙，他是迫不得已啊。他总得活下去，也必须多

少挣些钱，隔三差五享乐片刻，譬如像刚才，喝上一杯红葡萄酒。在成千上万富于幻想的人心目中，那个老头儿依靠签名发生的奇迹，每周都化做一位神秘的、淫荡的、邪恶的女人，集古代寡廉鲜耻和巴黎猥亵浪荡之大成。那位貌似忠厚，实则狡狴的干才，突然使我联想起戈拉贝尔。

他们两者的情况大致相同。戈拉贝尔相貌丑陋，闭着一只眼，红头发像一堆乱草，衣服极其邋遢，满是污渍，身上散发着一股臭味。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人让他在电台负责《魅力》专题广播。所谓有人，也就是我。这是对妇女广播……不知道是天缘凑巧，还是由于对他怜悯，或者因为他很可笑，他担当这个职务虽然不合常情，结果却干下去了。就他这样一副尊容，一个吓人的丑鬼，幸免与乞丐为伍的人，在专题广播时，开头总是妖声软语地说：“亲爱的年轻太太……”我可以担保，他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是绞尽了脑汁……

请诸位注意，那个时期，我本人也相信广播……

当时，我负责编排节目，对印度洋中的一个岛子播音。我把新闻、综合节目、音乐以及各个专题，有机地串成一体。工作之细心，兴趣之浓烈，今天想起来真令我耸肩一笑。我说过，当时我相信广播。

起初，我们用短波直接播送节目。鉴于岛子的方位与地区时差，我每天不得不在凌晨4点钟播音。我于4点钟到播音室，两年如一日。后来才发现，巴黎50公里以外的地方，从来没收到过这套节目，从来没有。

此后，我们就把节目灌进唱片，寄给他们，由岛屿的当地广播电台播送。为了使节目有“连贯性”，即衔接起来，两个唱片之间有过渡，我们可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毫不夸口，那工作是精确到家了。

我后来听说，岛上每天早晨8点钟播送我们的节目。由于当

地人不喜欢早起，他们便吩咐广播台的黑人清洁女工，将我们的唱片扫地出门。她心安理得地把唱片全擦在唱盘上。算我们出色的“连贯性”唱片倒霉。

以后，技术进步了，我们将节目录下来，把录音带航空寄去。一天，我们收到一封感谢信：“承蒙关切，想到给我们寄来空白录音带，这种物品我们一直短缺。”飞机飞经赤道，要穿过暴雨云层，磁性作用，把我们的录音洗得一干二净。

你们会问我：后来呢。

没有下文，因为那个岛国最后宣布独立了。

那么，戈拉贝尔呢？

在酒吧间的里端，一架大型电风扇旋转着，它的叶片很大，好像飞机上的螺旋桨。电扇发出嗡嗡的响声，闹得人心烦。那种嘈杂声，如同一股溃不成军的殖民部队的喧嚣。我听着雷尼埃喋喋不休地讲，心里却回忆戈拉贝尔。

我刚才讲到，我搞了那些广播节目，但没有听众。我的工作的播音室，位于爱丽舍田园大街。我一直没弄清楚是在第八层还是第九层楼上。那座大楼一再增建，改修，间壁，渐渐搞得面目全非，成了连代达尔^①都设计不出来的怪物。要想到我的播音室那里，我必须爬一架露天的铁楼梯，然后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走廊。穿过走廊，再下几个台阶，接着拐个弯，上几个台阶。最后，顺着一条类似梯子一样的扶手下去，便到了一间斗室，宛如熄灭了的烟屁股。这就是我上夜班的场所。

这座怪物的另一部分，是一家报纸的编辑部和印刷所。我上早班的时候，差不多正赶上报纸印出来。我常常看见记者们纷纷离去。

等到我结束广播的时候，我就拖着疲惫的身子，穿过把我与

^① 代达尔，据希腊神话，他是古希腊建筑师，曾建造克莱特迷宫。

世隔绝的走廊和楼梯。到了楼下，我还要穿过昏暗的过厅，才能到达门口。通常，有一个人睡在过厅的椅子上，我以为是守夜的。后来有一次，我看见他坐在平素睡觉的那张椅子上，但是醒着。我向他道声晚安，总之，如同碰见一位老相识一样。他也还了礼。

“我结束了，”我还说道，“您哪，在这儿还得守到几点钟？”

说话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有一只眼睛闭着。我是说，他醒着的状态就这样。

“我心里也这么想，”他答道，“您知道，已经完啦。”

“完啦？”

“对，报纸停刊了，我们刚刚出完最后一期。”

我才弄明白，他不是守夜的，而是刚刚停业的报馆编辑。我问他，每天夜里呆在过厅里做什么。他答道：

“在这儿睡觉哇。”

“我知道睡觉。”

“我家住在郊区。报纸排完版之后，就没有车了。租一间旅馆房间吧，又实在太贵。于是，我就在这儿等头班车。”

“您没其他工作啦？”

“没有。”

“真糟糕。”

“说的是呢……”

他又蜷缩在椅子上。

“晚安，”他对我说，“一直没睡着，越睡不着越心烦。”

我邀请他出去喝一杯酒。在那个钟点，整个区只有一家酒吧间开着，我们进去了。里边只有我们俩，几个运输司机，还有一个喝醉的人，老老实实地呆在那儿。我那位刚刚失业的人向我聊起他的身世。他属于那种晦气的记者。有这样一批记者，哪里只要一录用他们，过上3个月，报馆准得关门。10年以来，他所到之处，报纸纷纷停刊。有时候他能捞几文钱的津贴，经常是一无所